

哈里斯身邊的「助理教練」 為何是他？

和著碧昂斯的歌曲《自由》，美國副總統哈里斯及其選舉搭檔明尼蘇達州州長蒂姆·沃爾茲，一起大步走上舞台，開啟2024總統選舉民主黨候選人新「二人組」的首秀。

州長、議員、老兵、教師、橄欖球隊教練……哈里斯微笑著細數沃爾茲的頭銜。在後續的演講中，哈里斯9次以「沃爾茲教練」稱呼對方。在美國，橄欖球是一項極具號召力的運動，哈里斯的競選團隊顯然沒有忽視這一點。

在哈里斯講話時，沃爾茲就站在她身後。他今年60歲，和哈里斯幾乎是同齡人，但因為一頭稀疏的白髮看上去要蒼老得多。這位西裝革履的「中西部陽光老爹」，其實平時最習慣穿T恤和卡其褲，戴迷彩棒球帽，而且最近剛剛因為稱呼特朗普是「怪人」有了一點全國知名度。面對現場山呼海嘯般的歡呼聲，他用手捂住心口表達謝意。

「副總統女士，感謝你對我的信任，但也許更要感謝你把快樂帶了回來。」輪到沃爾茲發言時，他轉向哈里斯說道，上萬人的場館再次沸騰。

這種歡樂的氛圍在幾周前還難以想像，因為拜登的年邁和慘淡的支持率，很多民主黨支持者一度對11月出爐的大選結果心灰意冷。但現在，選民超乎預期的熱情程度，堪比奧巴馬初選時期。

「在一個氛圍（vibe）主宰我們周圍一切的時代，沃爾茲最終成為引領時代精神的人。」保守派反特朗普政治分析網站The Bulwark寫道。在沃爾茲執教的高中橄欖球隊主教練看來，副總統這個職位非常適合自己這位老同事的性格。「作為助理教練，你要忠於你的主教練，支持你的主教練，而他做到了這一切。」

從溫和議員到進步州長

2月上旬明尼蘇達州議會開幕的第一天，沃爾茲帶著鍋鏟和3錫紙盤蘋果布朗迪出現在議會大廈，笑臉地向民主黨和共和黨議員派發甜點。

這是2018年沃爾茲首次當選明尼蘇達州州長以來的傳統。那一年，沃爾茲以11個百分點的優勢擊敗對手獲勝後，不得不面對一個分裂的立法機構，在分別控制參眾兩院的



8月9日，美國亞利桑那州，美國副總統哈里斯（右）及其競選夥伴沃爾茲（左）出席一場競選集會。

共和黨和民主黨之間尋求妥協。

在就任州長前夕，沃爾茲在一次採訪中說，自己將延續在國會時跨黨合作的做法，從小事開始建立信任。比如，他會在每星期四早上和兩黨州議員一起晨跑，其間不談政治，只談家庭。「我一直這麼說，如果你認識了他的家人，就很難將他們妖魔化。如果你認識了他的孩子，就很難不看到他們人性的一面。」

2005年1月，當時還是政治素人的沃爾茲參加了為期三天的政治訓練營。訓練營以民主黨政治明星、自由派參議員韋爾斯通命名。幾年前韋爾斯通在一次飛機事故中喪生後，他的家人創辦了這一項目，以培養新一代進步人士，扭轉民主黨在選舉中的頹勢。在訓練營中，成員們磨煉演講技巧，學習如何籌集競選資金以及怎麼與選民談論棘手的政治問題。

沃爾茲有一個當時人們看來不切實際的

目標：在明尼蘇達州最保守的紅色農村選區擊敗已經連任六屆的共和黨眾議員吉爾·庫特耐特，在此前兩次連任競選中後者都以至少25個百分點的優勢獲勝。

雖然當時沒有政治經驗，但沃爾茲在訓練營展現出了出色的溝通技巧，他的幽默感和中西部「陽光老爹」的形象也很討喜。「我們知道他可能不會贏得這場競選，但他真的很棒。」一名營員對「政客」新聞網回憶說。

沃爾茲非常善於將自己在部隊和教育系統的經歷轉化為「政治武器」。他曾在陸軍國民警衛隊服役24年，炮擊的噪聲對他的聽力造成了永久的傷害。在第一條競選廣告裡，沃爾茲娓娓道來自己在接受手術後第一次聽到4歲女兒歌聲時的場景，向選民講述自己如何因醫保受益。「我競選國會議員是因為我相信，國家有道義上的責任，確保每個父親都能聽到女兒的歌聲，確保每個公民都能得到醫療系統所能提供的最好治療。」

在另一條選舉廣告裡，沃爾茲拿自己執教高中橄欖球隊的經歷做引子，闡述自己反對伊拉克戰爭的立場。他一邊橫穿球場一邊說：「我做教練的時候，這些看台大約能容納3000人，這不是個小數目。這也是伊拉克戰場上陣亡的美國士兵人數。」

2006年，沃爾茲出人意料地以1.5萬票的優勢擊敗了庫特耐特，成為過去100年該選區的第一個民主黨議員。對於民主黨來說，那算得上是一個好年頭。由於小布什政府在伊拉克戰爭因局中越陷越深，共和黨控制的國會連連出現腐敗醜聞，民主黨十多年來首次贏得了眾議院的控制權。沃爾茲隨後又連續5屆贏得了選舉，證明他的成功不僅是趕上好時候。在2016年，儘管特朗普在沃爾茲的選區領先希拉裡15個百分點，但沃爾茲仍然以不到1個百分點的優勢連任議員。

在12年的國會生涯中，沃爾茲經常與共和黨人合作發法案，其投票記錄總體上反映了所屬選區的保守主義傾向，但他也經常支持進步主義議程，包括推動以碳排放交易為核心的氣候變遷法案，支持提高最低工資以及給《平價醫療法案》投贊成票。沃爾茲的前幕僚長喬什·瑟瓦馬基回憶說，為《平價醫療法案》辯護的沃爾茲在茶黨浪潮中成為眾矢之的，儘管保守人士對其猛烈抨擊，但沃爾茲仍會傾聽對方的訴求，並努力找到共同點。在第一個州長任期，沃爾茲依然是人們印象中的那個溫和的「藍狗民主黨人」。但州長沃爾茲的第一個四年顯然過得並不輕鬆。除了要和議會討價還價，還要面對新冠疫情的動盪以及該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因警察「跪殺」喬治·弗洛伊德而引發的大規模反種族歧視暴力抗議。沃爾茲在譴責當地政府的反應是「徹底失敗」後，召集國民警衛隊幫助平息騷亂。雖然時任總統特朗普對沃爾茲的行動表示讚賞，但自沃爾茲成為哈

里斯的搭檔以來，共和黨人一直批評他對動盪局勢的處理軟弱無力。

2022年，民主黨以微弱多數在明尼蘇達州拿下參眾兩院，沃爾茲也以8個百分點的優勢連任州長。隨後，形勢發生了變化。「在我第二次宣誓就職的那天，我宣佈僵持的時代已經結束。這是我們為之奮鬥已久的時刻。我們不會讓它白白浪費。」沃爾茲去年做州情咨文時說道。

沃爾茲在第二任期大刀闊斧地推動並簽署了一系列進步法律，包括將墮胎權寫入州法，設立帶薪家庭假和醫療假，向學童免費發放早餐，在學校衛生間提供衛生棉條，免收低收入家庭大學生的學費，等等。明尼蘇達州前共和黨眾議院多數黨領袖艾米·科赫坦言，沃爾茲在第二任期的成就堪稱「進步派夢寐以求的成績」。特朗普團隊則在沃爾茲成為總統選舉的競爭對手後給他打上了「極左自由派」的標籤。

明尼蘇達州共和黨眾議院少數黨領袖麗莎·穆德斯說，最近只有有限的幾項法案在眾議院獲得了兩黨的一致支持。她懷念沃爾茲在2018年競選時倡導的「一個明尼蘇達州」的團結理念，這句口號被沃爾茲用作愛車的車牌。「過去兩年，我很少有機會和他合作。」穆德斯對媒體抱怨道，沃爾茲變了。

然而，沃爾茲的支持者認為，他變了，也是因為他的支持者群體變了。長期擔任民主黨顧問的馬特·巴倫坦言，沃爾茲擔任州長時的政績不像過去那麼溫和，是因為明尼蘇達州也已經不再一樣了。「他必須對州內不斷變化的人口結構和政治動態作出反應，他的更多支持將來自城市和一些民主黨郊區。」明尼蘇達州前眾議員科林·彼得森曾與沃爾茲一起在國會農業委員會任職。對於沃爾茲的轉變，他評價說：「作為政治家要代表你的選民，代表投票給你的人，代表讓你入黨的人。這是蒂姆一直在做的。」

新搭檔的化學反應

7月中旬，在特朗普挑中40歲的俄裔俄州參議員萬斯做競選搭檔後，沃爾茲用「奇怪」（weird）這一形容詞，來給特朗普和萬斯的組合定調。「對方都是怪人，他們想奪走書本，想進入你的考場，這就是結果。」沃爾茲的話逗笑了主持人，也成為無人不曉的網絡熱梗。

其實從今年年初開始，沃爾茲就在公開場合多次批評特朗普是一個「怪人」。這一描述簡潔有力，又有調侃意味，終於在恰當的時機引起了轟動。當時哈里斯正在斟酌參選搭檔的人選，而民主黨選民的熱情在拜登退選後被重新激發出來。7月之後，沃爾茲的話時常成為民主黨人攻擊特朗普的口頭禪。

哈里斯是來自加州沿海地區有非裔和南亞裔血統的女性，為了平衡選票，副手名單上的人選都是白人男性，大多來自美國內陸地區。哈里斯的競選團隊最初網羅了十幾個人選，經過審查小組和幕僚團隊層層面試篩選後，三人進入了決勝圈：曾是宇航員和海軍軍官的亞利桑那州參議員馬克·凱利，民主黨政治明星、賓夕法尼亞州州長夏皮羅，以及知名度不及這兩人的沃爾茲。

支持夏皮羅和凱利的人指出，他們在戰場州經受住了考驗，可以幫助哈里斯在自己的選區「催票」。而沃爾茲來自「偏藍」的明尼蘇達州，四年前拜登在這裡的優勢超過7個百分點。但哈里斯團隊委託進行的民調和焦點小組訪談，結果沒有顯示夏皮羅和凱利會給選舉帶來決定性優勢。綜合來看，三人對哈里斯的助力不分上下，她可以選擇其中任何一人做搭檔。8月4日，距離最終人選敲定還有兩天時間，哈里斯在副總統官邸與三人分別進行了面談，測試與誰最有「化學反應」。「她想要一個瞭解這個角色的人，一個與她有聯結的人，一個能給選票帶來反差的人。」哈里斯選選團隊的成員、前白宮顧問塞德里克·裡士滿對媒體描述道。

今年1月，沃爾茲曾冒著風雪驅車數小時，到美國全國廣播公司的節目上為支持率大幅下滑的拜登辯護，這份「雪中送炭」的情誼讓哈里斯頗為欣賞。

下南洋的鴻漸人

——菲律賓許寰哥家族的故事

施雪琴 編譯

那一段時期，他還是菲律賓桃心紅木與膠板木材出口公司的主席。他還與赫末尼哥多·雷耶斯創辦了建築公司，後來後來擔任遠東大學技術學院的院長。他們投標一些小的項目，然後再轉讓出去。雷耶斯家族現在擁有菲律賓中央學院，該大學位於聖大梅沙大街。

我知道外祖父在羅哈斯-季裡諾政府時期擔任國家經濟委員會委員，並且是財政振興協會（後來改為菲律賓發展銀行）的會長，他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常常向子女們講解《路加福音》第12章48段的意義，這句話後來成為我父母的座右銘：「得天獨厚者，責任越大，須替天多行善道。」

1974年是外祖父、外祖母結婚50年紀念，外祖父向外祖母談起當年孩子們離家時的孤獨心情，「日本人投降後，我們的孩子有機會到美國去學習，他們遠離我們去遙遠的異國他鄉讀書，要教育他們，引導他們，對我們來說都要做出很大的犧牲。但我們的付出與犧牲都得到了巨大的回報，孩子們都有所成就，帶給我們巨大的喜悅與驕傲。現在，我們都是上了年紀的人了……」

我出生於1948年的1月，我出生的頭一個月，家裡的傳統是產婦不能出門，所以媽媽一個月都在家裡。作為許寰哥家族新一代的第一個孩子，我感覺到自己被寵壞了，我成為全家的寵兒，爸爸媽媽，外公外婆，叔叔阿姨都視我為掌上明珠。後來即使我父母搬到自己的新家後，我仍然與外祖父母住在一起。我媽媽說是因為我家沒有司機開車送我去上學。1955年我首次接受聖餐儀式後，我父親堅持要我搬出外祖父家，與他們一起住在曼達盧永市Wack-Wack大街的新家。

1948年5月6日，我四個月大時，胡安許寰哥的妻子艾蘭娜去世，失去伴侶的胡安外公，無子無女，倍感孤獨。外祖父曾經與外祖母分開過一年，所以他對胡安的處境深感同情。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那時外公外婆唯一的一次分離。那一年，他非常想念在美國讀書的科莉、佩佩與帕茜。

在美國期間，帕茜常寫信、寄照片給父母，信中說即使他們不在身邊，她也



很會安排生活，而且邀請了同學來參加她的十歲生日聚會。「那時一個很大的生日聚會，在美國只有冰激凌與蛋糕，但我還吃了三明治與沙拉，我的同學們玩得很開心。」帕茜在信中寫道。

那時帕茜的零花錢預算是每天一美元，購買沃爾茲商店的零食或者是去百老匯看戲，沃爾茲商店位於44大街的5-10號，是一家大型的零售食品商店。她過生日那天，收到了一個橡膠玩具禮物，這種橡膠玩具才剛剛上市，所以非常新穎。我的外祖父總是想著為孩子們提供最好的東西。

「我想我真的被他寵愛得無以復加了，我收到的那種橡膠玩具是新上市的，當時一個要25美元。這個玩具真的像一個一歲的嬰兒那麼大，穿著衣服，帶著帽子，我給他取名叫強尼。」帕茜阿姨回憶說。

1949年11月將舉行大選，菲律賓全國都熱鬧起來。外祖父的三個孩子回到菲律賓，外祖父與許寰哥家族的其他成員加入了支持季裡諾與費爾南多·洛佩茲的選舉團隊，他們是站在自由黨這邊。關於那年選舉的情況，露爾哈蒂·許寰哥夫人記得很清楚。她說，那一年選舉期間，外祖父的二弟胡安參加了菲律賓女子大學的音樂會，在那裡他們認識了。音樂會結束後，哈蒂被邀請到家裡做客。她還記得那天晚上季裡諾副總統家的女眷們也在許家。一年的約會後，1950年3月15日，胡安與哈蒂結婚，哈蒂成為胡安的第二任妻子，他們沒有再生育子女。1949年10月，約伯費爾蘭德茲從哈佛大學畢業後，返回

菲律賓，他想申請菲律賓中央銀行的職位。

（〇七一）

